

边山

徐广泽 ■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边 山

徐广泽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边山/徐广泽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12.3

ISBN 978-7-5033-2371-3

I. ①边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1589号

书 名:边 山

作 者:徐广泽

责任编辑:李正委

责任校对:马 涛

封面设计:一 米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:100035

电 话:(010)66531659

E-mail:jfjcbb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A5

字 数:210千字

印 张:8.375

版 次:2012年4月第1版

印 次: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033-2371-3

定 价:19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1

“在山高缺氧，遥远寒冷，艰苦危险的昆仑山上，有一个边境医疗站。医疗站有一个不满十八岁，名叫卫春英的女卫生员。在一次去边防哨所执行任务中，由于突降暴雪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她牺牲后，上级为她记了一等功，并追认为党员和烈士。”

薛莲是在一个偶然的機會，从村头的高音喇叭里，听到的这个令她兴奋的消息。
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只是一则普通的新闻，听完很快就忘了。高音喇叭里，收音机里，经常播放这类舍己救人，牺牲生命，记功授奖，追认党员烈士的事，没人能够记得过来。

薛莲却牢牢记住了这个消息，记住了昆仑山这个地方，记住了医疗站这个单位，记住了卫春英这个人。新闻播完了，广播停止了，但播放新闻的高音喇叭声，仍然在她的耳朵边，过火车般轰响着；仍然在她的脑子里，一遍遍重复着。

这一类新闻，薛莲早就在留意了。过去，她听到过很多这样的新闻，但是，还没有一篇像这则新闻那样，让她满意。她紧张而又兴奋地叫了一声，就是这个地方了！

当然，她只敢在心里叫，只敢让自己一个人听见，不敢让别人听见，尤其不敢让父母听见。

既不敢让父母知道，又不能让父母一点不知道，这可难住了薛莲。作了两天难后，薛莲忽然想到了一个人。这个人能够帮她解决这个难题。

这个人是薛莲的姑家表姐。薛莲和表姐岁数相差不大，很说

得来,有些不愿对父母说的话,有些想不开的事,她都愿意对表姐说,表姐也总能帮她想出办法来。薛莲决定,找表姐去,把这个不敢告诉父母的事告诉表姐,让表姐帮她想个办法。

打定主意后,薛莲就悄悄做起了准备。她找出一个蓝布兜,装两件换洗的内衣,再装上一个茶杯,一把梳子,一个小镜子,一条毛巾。在要不要带上那条她心爱的花头巾时,她有些犹豫。犹豫到最后,她还是带上了。

最重要的是钱,出门在外,钱是第一重要的。可她家又没多少钱。她知道母亲放钱的地方,全部拿出来数了数,也只有二百多元。父母还得吃饭过日子,她不能把钱都带走了。想了一会儿,把二百元钱装进内衣口袋,再用别针别住,把几十元零头放回原处。

准备好后,薛莲对父母说,她想到杨庄她表姐家住几天。父母知道女儿这段时间心里不畅快,也想叫她出去岔一岔,她一说,就同意了。母亲嘱咐说,不要去早了,赶上吃晌午饭就行。去早了你表姐,你杨哥还没收工,屋里没人。

母亲说的杨哥,是薛莲的表姐夫。豫西南一带不把姐夫叫姐夫,叫哥。不过得在前面加一个姓,以示与其他哥的区别。比如李哥,张哥,赵哥,杨哥。父亲也交代她,想住就多住几天,住够了再回来。

太阳快正南的时候,薛莲背着蓝布兜出了门。走出堂屋门,往院门口走时,母亲说,去你表姐家,不用带恁多东西,你用的东西你表姐都有。薛莲撒谎说,还是用自己的东西习惯,她想在表姐家多住几天,有可能用着的,都带上了。母亲没再说什么。女孩子爱干净,事情多,需要用的各种东西也多,出门多带点东西也是常情。

杨庄是邻近大队的一个村子,离薛庄不远,半个多钟头就走到了。走到时,表姐已经收工。看见薛莲,表姐问,莲来了,我舅和妗子都好吧?她们是姑表亲,表姐的舅和妗子,就是薛莲的父母。薛莲回答说,都好着哩。我杨哥你们也都好吧?

客套话说完，薛莲言归正题说，姐，我这次来，是想请你帮一个忙。看到薛莲一脸严肃的样子，表姐说，有啥事尽管说就行了，用得着恁严肃，跟共产党员上国民党刑场似的。薛莲说，姐，我想出一趟远门，天数可能较多。我走后，我爹我妈肯定着急，肯定要找，要找肯定先到你这里找。你告诉他们不要找我，等我到了地方，就写信给他们。

表姐问薛莲要到哪里去？出远门咋跟爹妈都不说？薛莲仍然一脸严肃地说，姐，你别问我，问我我也不告诉你。刚说完，她感觉这样回答生硬了些，跟着又说，姐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，不是个一般地方，告诉了你，你会担心的。我不想让你担心。

表姐说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会更担心的。

薛莲犹豫了一会儿说，我要找个地方当兵去。表姐听罢吓了一跳，说你疯了，想当兵也得等招兵的来了把你招走，哪有自己跑出去当兵的！又不是旧社会，兴跑出去当兵。薛莲说，招兵的年年来，可他们招的都是男兵，你见招过一个女兵没有？

表姐想了想说，也是，农村从来就是只招男兵，还没见招过一个女兵。电影里见过招女兵，但那都是解放前打仗的时候。解放后一不打仗，就不在农村招女兵了。

等招兵的来招，那就一辈子别想当兵！薛莲不满地说，姐，你说公平不公平，过去战争年代招收农村女兵，现在不打仗了，就不招收农村女兵了。好像农村女孩子只有打仗卖命的份儿，没有享受和平生活的份儿！

表姐息事宁人地说，全国都是一个政策，又不是只不招你一个。不让当兵就算了，那么多农村姑娘没当兵，不是都活得好好的。薛莲赌气地说，要是活得好，我也不会落到这一步！

薛莲这句话，虽然说得没头没脑，但表姐听得明白，表妹说的，是最近发生的一件让她很没面子的事。这件事虽然发生在前不

久,但要从根子上说,还得从薛莲小时候说起。

2

世界上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。比如说,同一对父母生的孩子,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,却不一样得很。有的善良,有的凶恶;有的聪明,有的愚笨;有的好学,有的厌学;有的前程远大,有的没有前途。碰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,人们总喜欢与天、与命扯上关系。比如说,哪个人天生吃这碗饭,某件事命中注定如此。

薛莲就让人这样说过。她父亲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,这样的庄稼人满村都是。多数庄稼人的孩子不爱学习,学习也不好。用当地人的话说,叫学不进去。但薛莲这个庄稼人的孩子,却有点不一样,她能学进去。能学进去学习就好,上完二年级,没上三年级,就直接跳到了四年级,用当地人的说法,叫“蹿一级”。

蹿一级的薛莲,进入四年级不久,遇到了一个上了两个三年级,两个四年级的老留级生。老留级生叫张立业,是大队支书的儿子。按常理说,张立业比薛莲早上两年学,两个人不应该凑到一块。但命中注定两个人有一段似是而非的感情纠葛,想岔都岔不开。一个留两级,一个蹿一级,就凑到一起了。

张立业虽然学习不好,但小秃长连鬓胡子——亏处有补,他在喜欢女同学上,却先行一步。当十岁的薛莲还对男女感情方面的事一窍不通时,她已被大队支书十三岁的儿子喜欢上了。同学间的相互喜欢,或者叫暗恋,是一件很隐秘、很微妙的事。最常见的是男生长得帅,女生长得漂亮的,学习好的,喜欢或暗恋的人就多。长得帅,长得漂亮加学习好的,喜欢或暗恋的人就更多。

豫西南主要指南阳一带。南阳盆地,或者叫南阳平原,背靠秦岭,南临江汉,兼南北方气候优点,土肥水旺,四季分明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这样的水土养出来的人,皮肤普遍较白。薛莲就是一个典型。她皮肤白皙,五官端正,眉毛浓,头发旺,身材好,虽然不算特别漂亮,但怎么看都顺眼。看着顺眼加上学习好,很快就让张立业喜欢上了。

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,张立业那两片短而稀的眉毛下,那双黑眼珠多,白眼珠少的眼睛,老往薛莲坐的地方、站的地方、玩的地方、走的地方看。上学的时候,他总喜欢磨磨蹭蹭地在路上走,或者干脆站在路口等。开始,别人并不知道他是等谁的,等了几回就都知道了,他是等薛莲的。

放学站队的时候,薛莲个子矮,张立业个子高,应该站后面,可是个子高的张立业总喜欢往前站。他像个介石橛子往中间一戳,后面的学生看不见前面的老师,前面的老师看不见后面的学生,害得班干部老往后拽他。

同样的事重复次数多了,同学们就看出来了。这个年龄的男孩子,对这方面的事,已经到了敏感时候。于是就起哄,本来好几个人在一起站着说话,有人使个眼色,另外几个人忽然走了,只剩下薛莲和张立业站在一起。排着队放学回家,两个人中间本来还有几个人,走着走着,中间那几个人一嘀咕,呼啦就绕到了后面,还把张立业往前推,让他和薛莲挨着站或挨着走。有时还把张立业往薛莲身上推。上课前发作业本,有人故意搞错,把张立业的作业本放到薛莲的桌子上,把薛莲的作业本放到张立业的桌子上,让他们到对方的位子上去拿,别人好起哄……

在这件事上,薛莲纯粹是个受害者。她一无所知、不明不白的,就被张立业喜欢上了。由于蹿过级,在班里,她是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;在男女之事上,她也是开窍最晚的学生之一。不要说她还没对男生动那方面的心思,即使动那方面的心思,也不会动到张

立业这个老留级生身上。

开始,薛莲还不明白张立业的意思,也不明白同学们起哄的原因。一直到六年级,她才明白过来。明白过来后,她就开始有意躲开。看到张立业在前面别有用心、磨磨蹭蹭地走,她就站下不走,等两个伴儿一起走,或者从坷垃地里绕过去走,不给他跟她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放学站队的时候,她尽量往前站,与他离远点。碰到有同学搞恶作剧,把他往她身上推搡,她也从不回头看,就像什么也没感觉到一样。她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为了防止有人把她的作业本往他的桌子上拿,每次上课前,她总是抢先去老师那儿,把班里的作业本抱来,自己亲自发,不让“好心人”代劳。发作业本时,她总是把自己的作业本留到最后,不往桌子上放,直接放进抽斗里或书包里。如果发现有人把他的作业本放到了她的桌子上,她就像没看见一样,就让它在那里放着,像躲避一只她既讨厌又害怕的蝎子蜈蚣蜘蛛癞蛤蟆一样躲着它,一直等到敲上课钟,老师快进课堂时,他自己来,或者央求别人把它拿走。

小学毕业后,薛莲考上了邻近公社的一所初中。邻近公社那所初中不算近,也不算太远,十七八里路,空手走半天能到,如果带点东西,吃罢早饭出发,半下午才能到。

张立业本来没考上初中,但他对父母说,他还想上学。大队支书夫妇舍不得儿子十五六岁“小小年纪”就回家干庄稼活,花钱托人搞了个插班生名额,上成上不成,在学校再混几年,能学多少算多少,不能学也能长三岁,等长大一点再回来干活。这样一来,薛莲和张立业又成了同学。

学校要求,为了保证学习时间和教育质量,除了学校所在集镇的学生可以回家吃住外,集镇外学生一律住校。每星期回家一次,带点粮食,换洗一下衣服。星期六下午回家,星期天下午返校。

那年薛莲十三岁。虽然每星期往返学校一次,但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,一个人走十七八里路去学校,再一个人走十七八里回

家,每星期还得大包小包带几疙瘩白面、红薯面、包谷糝等粮食,父母很不放心。一开始,都是父亲接送她。这样过了几个星期,薛莲有些于心不忍,同时觉得,三年都这样接送,也不是个办法,就对张立业说,张立业,往后上学放学,咱们一起走吧。

张立业好像一直等着这句话,薛莲的话音刚落,他想也没想,马上就喜出望外地答应了。还说,如果一起走,他就把他爹的自行车骑上,他带她。就是从那星期开始,往后上学回家,他们就一起走了。有时候步行,有时候大队支书的儿子骑上他爹的自行车,帮薛莲驮驮东西带带人。

多数人的看法总是不错。张立业笨是笨点儿,不过确实不是个坏娃儿。他虽然喜欢薛莲,想接近她,想跟她在一起,不过真跟她在一起时,顶多也只敢装做无意地碰一下她的手,挨一下她的衣服,从没对她说过冒犯的话,没对她做过过分动作,更没向她提过分要求。三年中,只可算可不算地冒犯过她一次。

初二上半期,过完暑假,刚开学那几天,秋老虎正厉害,天还相当热。一个星期天,他们跟往常一样,一起返校。天上太阳晒,地上热气烤,走着走着衬衣就潮湿了。薛莲不知不觉把脖子下面的扣子解开了一个。

他们正一边说话一边走,忽然,有一句话,张立业说了一半停住不说了。薛莲感到奇怪,扭脸看是怎么回事。一扭脸,看到张立业正盯着她脖子前面解开扣子的地方往下看。开始她还不知道他看什么,脸上怎么是那种傻乎乎、木呆呆的奇怪表情,给他说话,他像没听见似的带搭不理。紧跟着,她就明白他在看什么了。明白后她的脸刷地红了,赶紧用手去捂脖子下面胸口上面那个地方。一边手忙脚乱地采取补救措施,一边腾腾腾紧走几步,想离张立业远点儿,同时恼怒地说,往后咱们各走各的,再不跟你一路走了!

张立业这才从痴呆状态中醒悟过来。醒悟过来后,他的脸也刷地红了,并且像偷东西被抓住了似的,一阵惊慌失措,张口结舌。

他想表白道歉,却找不到合适的话。想追上去,又不敢。在原地站了好大一会儿,他才反应过来,大着胆子追上去,语无伦次、前言不搭后语地连连表白道歉,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啥也没看见。

不管张立业怎么说,薛莲也不理他。一直到学校,她也再没跟他说一句话。他像被警察逮住的小偷,怯生生在后面跟了半路。

那一星期,薛莲都没搭理张立业。不过,到了星期六下午,他约她一起回家时,她又跟他一路走了。她没办法不跟他一起走。一是不跟他一起走,她又得自己一个人走,又得让父母不放心。父母一不放心,又得接送她。二是她慢慢想想,也有点怪自己。要不是怕热图凉快,不注意把扣子解开了,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过去一路走那么多回,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。这样想了几天,她对他的气,渐渐就消了一些。所以,他约她一路走时,她才答应了他。

后来一直到初中毕业,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。一是薛莲自己注意了,再没给张立业那样的机会。二是他也不敢随便看她了,偶尔与她目光对视一下,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。顶多敢在后面不太近的地方,偷偷摸摸看她几眼。

毕业回家不久,有一天,一个特殊客人来到了薛莲家。说是特殊客人,其实也不特殊。他是薛庄生产队的队长,也姓薛,叫富贵。按辈分排行,薛莲问他叫二叔。平时,富贵队长有时也来薛莲家串个门,坐一坐。不过,过去他来薛莲家,说的都是派活、记工、分粮方面的事。这次来薛莲家,却是受人之托,来为薛莲说媒的。特殊就特殊在这里。

邻居串门先客套,男女主人招呼富贵队长,吃饭没有?进屋坐。喝茶不喝?进来吸袋烟。

生产队干部都是本村人,都是多年的老邻居,有的还是本家,平时见了,一般不称队长、会计、保管这样的职务,而是仍按辈分、年龄、习惯称呼,该叫叔的还叫叔,该叫哥的还叫哥,叫惯了名字外号的,还叫名字外号。

烟是“白河”牌纸烟，茶是白开水（豫西南一带把白开水和茶叶茶统称为茶，把凉水称为水。所以，招待客人，只说喝茶，不说喝水）。富贵队长进屋坐下，把纸烟点上吸着，喝一口茶，然后问薛莲母亲，嫂子，莲今年是十七还是十六？

薛莲母亲回答说，虚岁十七，周岁十六。

富贵队长又问，说下没有？

薛莲母亲回答说，没有。妮儿还小，不急。

富贵队长说，结婚是还早，不过说对象不算早了。先定下，到年龄再结婚，很多人家都这样。

薛莲母亲说，那也行。不过一时还没碰上合适的。

富贵队长说，有个娃儿，我看怪合适。那娃儿跟咱们莲还是同学，也算知根托底。

由于是中午歇晌的时候，薛莲也在家。本来，跟富贵队长打过招呼，她也在堂屋正间坐着。既是邻居又是本家，熟得不能再熟，用不着躲避。可是，当她听到大人们提到定亲结婚这方面的事，脸上有些发热，在堂屋正间坐不住，就不声不响到里间去了。不过，在里间也能听见外间说话。

她听见母亲问，哪庄的？富贵队长回答，可近，就是张庄大队支书那娃儿。她在里间听了，心里咚咚猛跳几下。虽然，她早就从张立业的举止行动中，感觉出了这方面的意思，有一定的预感，但是，真的有人挑明了，她还是觉得有些突然。富贵队长接着说，今儿后晌在大队开会，支书拉个背场对我说，他家立业看上咱家莲了。支书说，咱们一个队，莲又是我侄女，想让我在中间说合说合。我说，你家立业不是跟莲同学吗？他自己去说多好。支书说，别看立业个子怪高，脸皮薄得还没一张绵纸厚。同学那么多年，心里一直想着人家，却一直张不开口，到了儿还得让别人去给说。支书那娃儿我了解，是个实诚娃儿，莲跟他吃不了亏。

父亲说，这主要是娃儿们的事，得跟莲商量商量。

富贵队长答应，那行，你们抓紧商量，商量好了给我说一声，我好给支书回话。我看支书怪急的。说完，富贵队长就两根指头夹一根吸剩半截的“白河”烟，起身走了。

送走富贵队长，父亲进到里间，对薛莲说，莲，刚才俺们在正间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你看这事咋样？薛莲轻蔑地说，我才不稀罕那个老留级生！

父亲显然倾向于赞成，他说，除了上学脑子笨一点外，支书那娃儿别的方面都还说过得去。薛庄跟张庄，俩庄跟一个庄似的，谁家娃儿咋样，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。再说了，如今不兴考大学了，学习好不好都一样。这不是，一毕业，你们还不都一样回来干活了。我怕要是这个说不成，以后再找不来合适的了。

母亲也进到里间说，如果这事能成，即使出不去，到时候，也能当个民办老师，去大队代销店当个营业员，进棉花库当个临时工啥的，哪样也比下大田干活，风刮日晒，没黑没明，累死累活强。扳指头算算，能当民办老师，能去大队代销店当营业员，能进棉花库当临时工的，哪个不是跟大队干部有点关系的？

父母说的道理，薛莲何尝不知道！父母担心的，薛莲何尝不担心！农村不招女兵，招工轮不上她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大学也不招生了，出去的路全堵死了。跟上大队支书的儿子，远处去不了，在近处找个当民办老师、棉花库临时工、代销店营业员一类的轻活、好活、干净活，还是有可能的。如果不跟大队支书的儿子，她只有当生产队社员、当村姑村妇的份儿。

能当个民办老师、棉花库临时工、代销店营业员，好歹也算出去了。母亲知道女儿想得最多的是啥，知道女儿的心病在哪里，知道“出去”这两个字，在女儿的心里，分量有多重。

3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，村里来了个要饭的，按豫西南一带的说法，就是个“要饭吃”。但这个“要饭吃”跟一般的“要饭吃”不一样。一般要饭的分两种，一种是拿个碗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往门口一站，把碗往前一伸，主人家出来个人，或者接过他的碗，端到灶房，盛上半碗，端出来给他，或者从锅里舀上多半勺饭，下面用东西接着，小心端到门口，直接倒到他的碗里，就打发了。一种是提个布袋，拿个莲花落，到了人家门口，打几声莲花落，说几句吉利奉承话，要上一把红薯干或一个黑馍。

这个人却不是这样，他不端碗，不拎布袋，也没拿莲花落，而是拿另外三样东西：毛笔、墨盒、算盘。到哪一家，在院里选一块平整干净的墙面（最好是堂屋门两侧），打开墨盒，把毛笔膏上墨，站着往墙上写诗。他写的诗一般有三类，一类是谜语诗，读着顺口，读后还诱人猜。比如，“不长不短一根柴，丙丁送它到天台。玉皇不收无名将，空空如也落下来”。或者，“弟兄七八个，围着柱子坐。大家一分手，衣服就扯破”。第二类是古诗。比如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。或者，“千锤万击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”。这又有人猜，猜是古代哪个人写的。还有一类是毛主席的诗和语录。比如，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。或者，“飒爽英姿五尺枪，曙光初照演兵场。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”。

这个“要饭吃”的毛笔字写得好，连村里毛笔字写得最好，每

年春节给乡亲们写对联，红白喜事给村里人写帖子的生产队会计孙仁义，都边看边点头，说这不叫毛笔字，叫“书法”。

写完诗，这个“要饭吃”问跟着他看稀奇的人，你们有没有人想学写毛笔字，或者想学打算盘？如果有想学的，我教你们，到饭时管我一顿饭就行。

南阳是个历史很久远，文化根底很厚实的地方。一个地方历史悠久不久远，文化根底厚实不厚实，不看别的，只看她历史上出了多少人物，出了些什么人物就可以了。

南阳一带历史上出的帝王将相，文人武将，多得不好计算。多的不说，只说六个人，就知道这个地方历史有多久远，文化根底有多厚实了：第一个是诸葛亮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其智慧高超，近于妖术。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”一篇《出师表》，万人泪沾襟。南阳武侯祠，就是纪念他的。第二个是范蠡，此人先做吴国重臣，后跟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私奔，改名朱公，做生意发了大财，被奉为商圣。《史记》上都有他的名字。第三个是东汉科学家张衡，他的地动仪至今无人能够破解，成为一曲绝唱。他还是文学家、画家、政治家，郭沫若曾题词称赞他：“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，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。”第四个是医圣张仲景，他的辨证施治、《伤寒论》历经两千年而不衰。南阳医圣祠就是为他盖的。第五个是百里奚，他被秦穆公派人偷偷用五张羊皮换去，封为宰相，为秦国强盛立了大功，被誉为秦国第一相，史称“五羖大夫”。后告老还乡，终老宛邑。现在南阳市还有百里奚村，百里奚墓。第六个是汉光武帝刘秀。《后汉书》开篇即是：“世祖光武皇帝讳秀，字文叔，南阳蔡阳人。”今天南阳市的光武大道，就是由他而来。

南阳一带的老百姓历来有尊重文化，崇尚文化人的习惯。看到这个人毛笔字写得好，还会写诗打算盘，虽然是个“要饭吃”，依然多了几分敬重。一连几天，总有人把他叫到家里，让他教写毛笔

字,教打算盘,教读诗写诗。到了饭时,就管他一顿饭。到了晚上,给他一张草席,一条床单,在生产队的磨道、牛屋、粉坊、菜庵里,好歹给他找个地方过夜。

村西头有一家姓季的,全家只有兄弟两人,是一对光身汉,老大叫季老三,老二叫季老四。这样排行,猛一听有些不合情理。主要是真正的大老老二幼时夭折,没有长大成人。虽没长大成人,但却占了老大老二的位置,所以后来的老大就成了老三,老二就成了老四。兄弟俩都酷爱下象棋,又没有一家老小麻烦拖累,村里人就把他家当成了棋场,雨雪天干不成活,夏天歇晌,过年放假,一有闲空,就去串门儿,杀几盘。

村西有条河,因出黄色的礞石,由此得名黄石河。黄石河对面,有个小王庄。小王庄有个不太老的老头,姓名不详,人称十三老头。十三老头年轻时曾在南阳城里当过差,棋下得不错,本村没有对手,经常去三里五庄找人下棋。由于只隔一条河,河水不大,水中又有石磴,可供踩着过河,所以,十三老头也经常到河这边来下棋,常常单枪匹马,把薛庄人杀得招架不住。因此,十三老头多少有些瞧不起薛庄人,时常说一些志得意满,伤人自尊的话。

一天,十三老头又过河来下棋。棋盘就摆在季家门前,一棵洋槐树阴凉下,仍然是十三老头单枪匹马对薛庄一圈人。此时已是深秋,洋槐树上,正结着扁平修长的槐荚。连阴雨后,地里进不去人,是老天爷给干活人放的假。

正下着,那个往墙上写诗的“要饭吃”也来到了季家。他先在墙上写了一首毛主席诗词,看到人们正围成一堆下棋,没一个人顾不上理他,就走到人堆旁边,从人缝里往里看。这时,一盘棋已到残局,薛庄的一圈人被一个十三老头杀得车马不全,缺士少相,已经没了出路。正在败局已定之时,人们忽然听到圈外一个陌生的声音:炮别马腿,同时将军。还没弄清支招的是谁,就有手快之人,拿起一门边炮,支到了对方的挂角马下面。这一举两得的一步棋,立

刻使局面发生了变化。刚才还一脸得意，胜券在握的十三老头，立时瞪大了眼睛。他盯住棋盘思考一会儿，无奈地把挂角马跳开了。圈外那个陌生声音又说，支士将军，亮出老师。有人提出疑问，不敢支，支起正好让马踩。

就是让他踩，踩了也是将军。

一语道破玄机，立时就有人把残士支起来。一支士，下面的帅自然亮了出来。这一下，十三老头前看后看，左看右看，也没了招数。对着棋盘看了足有吸半根烟工夫，无奈地把头抬起来，找支招的人。这时，人们随着十三老头的目光，看见了那个往墙上写诗的“要饭吃”，同时也看见了他刚才写到季家堂屋前墙上的一首诗：“雪压冬云白絮飞，万花纷谢一时稀。高天滚滚寒流急，大地微微暖气吹。独有英雄驱虎豹，更无豪杰怕熊罴。梅花欢喜漫天雪，冻死苍蝇未足奇。”

你们让开，我跟他下一盘！意外输棋的十三老头伸出胳膊，左右一挥，不服气，不客气地说。三里五庄，他还没碰到过真正的对手，他有理由不服气。他是常胜将军，也没必要对这些手下败将们客气。

人们一看有热闹看，并不在意十三老头说的话中听不中听，也不在乎给一个“要饭吃”让座合适不合适，马上闪到两边，把正位腾了出来。往墙上写诗的“要饭吃”点点头说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说完，就在棋盘前坐下了。

摆好棋子，红先黑后，走了不到二十步，十三老头就丢了一个车，一匹马。十三老头盯着棋盘看了一会儿，下命令似的说：重摆！人们听得出来，他这话的意思有两个，一个意思是这一盘认输了，另一个意思是还要下。第二盘，十三老头又输了。他用更不服气，更不客气的口气说：再摆！说这话时，他用的仍然是命令的口气。好像这里只能由他说了算，“要饭吃”也好，昔日的手下败将也好，都够不上和他商量的份儿。